

散文組

亞軍

徐若婷

山·海·岸·城



得獎者簡介

劍橋大學法律系學士及碩士，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現職投資銀行律師。自小熱愛寫作和閱讀。每天都需要文學來調理身體，就像水、空氣和麵包一樣。無論有多忙碌，都會一直努力寫下去的。

我的父親是這城裡的山，母親是這城裡的海。

他們在岸上相遇，在一起很多個年頭，然後，那山看上去好像經已成了另一座山，海也好像成了另一個海。

山海之間，除了多出很多座高樓大廈以外，還多出了在裡面忙碌工作而不見天日的我。

山

五十年代，年紀只有幾歲的父親住在大坑蓮花宮山。父親住的木屋依山而建，背面倚著一個陡峭的危險斜坡。由於沒有自來水供應，作為長子的父親就常常被祖母指派往山腰的公共水喉擔水，有時父親又會到山腳的工廠大廈，為做看更的祖父送飯。一等到閒餘時間，父親就會往山裡跑，捉金絲貓，在雨後積了淺水的地方游泳。

父親的床並不是長方形的。當時的木屋區非常擠逼，父親一家搬過去的時候，剩下來較為寬闊的平地不多，最適合的地點碰巧有一塊圓渾的大石在旁邊，如何也移不動，於是木屋的其中一面只好建在那大石上邊。而木屋裡石塊突出的地方，就正正在父親的床上。父親睡覺的時候，身體睡在彎的床板上，手腳可以伸到石頭上去，省下來的空間，可以用來開飯桌。在現今世代，這叫做與大自然融合的後現代設計，盡顯屋主的環保先進概念。在當時，這是迫不得已的權宜之計。不知多少個日子，父親早上起來的時候要捱著肩頸的痛楚上學去。

父親對大石頭的痛恨，止於一場大火。一天半夜裡，鑼鼓響遍整個蓮花宮山，人聲沸騰。其中一家的火水爐突然起火，火勢迅速蔓延。父親一家趕忙逃到山腳，甚麼也來不及收拾。他們與一眾居民，就這樣眼睜睜看著一間又一間木屋，被猛火續一吞噬。不料大火燒到父親旁邊的房子，便不能再向前進！那大石牢牢的守在原位，擋住了猛火的去路。住在大石後方的居民都興奮得拍手歡呼。許多年以後，維港兩岸的煙花越來越頻密，一次父親觀賞的途中竟說其壯觀程度比不上那晚的蓮花宮山大火。唯一相通的是，燒的都是小市民一分一毫儲下來的血汗錢。

海

六十年代，年紀只有幾歲的母親，一家八口在西環海旁一座大廈裡租住一個一百呎的房間。房間裡放了一張三層的床。下面睡著外公外婆，中間睡著三個舅父，最上層睡著母親和兩個阿姨。天熱的日子，連電風扇也欠缺。有時候直至半夜時份，母親因為天氣太熱而仍然未能入睡，她就偷偷拖著帆布床下樓去。母親在星星底下，聽著維港的浪聲，依靠海風進睡，直至早上起來工作的報販吵醒她才又悻悻

然拖著帆布床上樓。

有一回，母親在海邊看到一群頑童正在欺侮一隻只有幾個月大的唐狗。最後頑童還一腳把小狗踢進了海港，然後一哄而散。當時西環的海邊堆起了大大小小用來建屋的石頭，可是石頭太高了。小狗怎麼努力都沒辦法爬上來。母親立刻跳到石頭上，然後伸手嘗試把小狗救起。自此以後，小狗就緊緊跟在母親身後。出乎意料之外，外公並沒有阻止母親帶著小狗。直至有一天，母親放學回來發現小狗不見了，而廚房的鍋裡透出陣陣異常的香氣。

往後，母親再不曾有過所謂的寵物。有一次，愛護動物協會公布該年度被遺棄的動物數字因為高樓住戶禁止養寵物而節節攀升，電視拍下了一名豪宅闊太送走那身價過萬元的名種狗的情境。我看到母親眼泛淚光。可是母親啊！你也許不知道，你雖然養的是曾經隨街流浪的唐狗，可是那真摯的感情，比起鏡頭裡那闊太假惺惺的表情，要動人百倍。

岸

我的父母親是在堅尼地城的岸邊相遇的。當時的年輕人沒有卡拉OK可以去，沒有錢每個週末花在大小商場逛街購物，也沒有可以消磨一個下午的spa或high tea的餐廳。他們都喜歡到岸邊，曬太陽，吹海風，釣魚，彈結他，談天，看海。

岸是山與海的交匯點，自然而成的岸總是那樣起伏不定，奇形怪狀，而又充滿趣味。年輕的父親性格很剛毅，像山一樣堅強，在某些事情上卻非常固執。母親則像海一樣，感情豐富澎湃，思路靈巧多變，有時卻會過於激進和衝動。他們這個組合，給童年的我帶來很多

正面的能量和衝擊，雖然沒有做過很多特別的事情，上過很多興趣班，到過很多國家旅行，卻讓我心靈上感到多姿多采。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和父母親搬進了半山區。家裡一邊的窗可以看到山，另一邊可以看到海。雖然看不到岸，但我們並不介意。因為填海得來的是人工岸，一條延伸幾公里的直線，沒有灣，沒有崖，甚至連小蟹，藤壺這些可愛的海邊小生物都沒有。

城

我一直以為，這個城是我們幾代人幾十年來一磚一瓦地建造起來的。城市，會自然因應著我們的需要，循序漸進地變遷來作出配合。因此，我對失落了的舊街道和被淘汰的店舖，並沒有太大的惋惜。我選擇埋首在數字遊戲當中，每天困在城裡樓層最高的寫字樓裡面，不分晝夜地把紙上的資產轉來轉去。

直至有一天，我覺得自己變成了一棵枯黃的草，忽然很渴求直射下來的陽光和未經中央系統處理的新鮮空氣。我跑出辦公室，踱步到附近的皇后碼頭，才發現它經已被木板封了起來，天星碼頭也找不到，然後我想起了遠處新落成的碼頭。

走了很久很久，我才到了岸邊。岸的一旁是看不見盡頭的地盤，寸草不生而又廣闊無垠的泥黃色空地讓我想到沙漠，一兩架巨型機器正來回駕駛，又使我想起星球大戰的布景。我別過頭來，轉為觀賞對岸的風景。一個豪宅區驕傲地崛起來了，樓高大概都有六十層以上，可是看上去怎也不覺得裡面住著多少人，也許這就是大家追求的空間感。

我可能工作上需要長時間對著文件的關係，雖然是到岸邊來看風景，可是不知怎地眼球就被大廈頂端各大公司的廣告吸引了過去，竟然還在條件反射地諗起那些公司的名字來。我為自己的行徑感到好笑，我提醒自己跑出來不是為了輕鬆看一下海嗎？我嘗試重新注視著海面。可是海港已經變得這麼窄了，稍一抬頭，那角度又再次使我的雙眼碰上另一個巨大招牌。

我極力專注，才能細心看到變窄了的海已經不如往日般洶湧澎湃了。而母親的激情也早被歲月填平了。轉頭看背後遠處的太平山，在近頂尖的位置竟也聳立著幾座格格不入的新建大樓，從山下看上去好像比山頂還要高出很多。這讓我想起跟父親爭論時提出的那些他無法排解的新派學說。我侃侃而談耀武揚威的時候，他默默無言地接受了，像太平山。

每代人所認識的山，每代人所認識的海，只能存在於每代人各自的心底裡。也許我們沒有資格去阻止後代去改變我們熟悉的山與海，但在我們負責看管著這山與海的短暫時間，都渴望把我們認為最寶貴的保留，傳承下去。無論多少年以後的某一天，我們都能指著山和海，說這裡有我的情意，它一部分的歷史也是我的歷史。

得獎感言

留學外地的日子，我曾經飄洋過海，看過最高的山，踏遍幾百個繁華的城市，才發現那兒的風景，都不及家的風景。只因這彈丸之地，藏著幾個世代的人悲喜交集的故事。雖然上一代的童年經歷跟我們的可能差很遠，但是想起來又會不知怎地覺得非常熟悉。有昨天的木屋所以有今天的高樓；有努力奮發過所以學會知福惜福；嘗過痛苦所以有同情心；有昨天的香港人所以有今天的香港人。集合而來的小故事，我一直藏於心裡。寫成這篇散文，希望讀者不要忘記我們是這樣走過來的，也可以想想我們可以怎樣再走過去。



評審意見

黃子平教授

我城的山，我城的海，山海之間的岸，三代人的記憶與之相連，寫來卻有虛有實，虛實相間。實處有毫無詩意的貧民生涯，幸災樂禍的火災，熱浪，更加毫無詩意的辦公室日常勞作，填得越來越窄的海港；虛處則有淡淡的反省和哲思。

章詒和女士

用自己的眼睛，探視並追尋個人，家庭及城市的變化，儼然已經成為當下散文的熱點。很早，很早以前就有《海上花列傳》、《海上繁華夢》等書，以「海」字為標記的作品來描寫早期的上海。不想，今天我看到了《山·海·岸·城》這樣一篇上佳散文，徐若婷也是用自己眼睛去觀察，用山、海，岸來敘述從個人、家庭到城市幾十年間香港現代性累進的蛛絲馬跡。

讓我驚異的貫穿通篇的想像力！靠著充份的想像使人與物相勾連，使人物形象與地域特徵、自然景象相結合。比如，在「山」段，父親是與石頭緊密聯繫著；在「海」段，母親與小狗是密切關聯的。人物是具象的，物是意象的，作者則用感情把兩者聯繫起來，形成了全篇的文學性。

作者不迴避自己的底層出身，不迴避曾經的窮困生活。「一張三層床，下面睡外公外婆，中間睡著三個舅舅，最上面睡著母親和兩個阿姨。」夜已至深，而母無眠——看到這裡，我非常感動，因真實而感動！由於有著正視當下的勇氣及其細膩的描述，這篇散文具備了很好的文學品格。

香港「變窄的海已經不如往日般洶湧澎湃，母親的激情也早已被歲月填平」。但是，作者把自己的情思留在了文字裡。

這是她的作品，也是她的歷史！

